

ZHONGGUOGUODIANWENXUEMINGZHUBAIBU
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

漢宮秋



◆ 元 马致远

汉宫秋

(元)马致远 著

剧情简介

汉元帝嗣位以后，八方安定。他禁不住后宫寂寞，便听信了中大夫毛延寿的谗言，派他四处寻访，遴选美女。凡有被选中者，均要画图进呈，以供元帝按图临幸。

毛延寿遍行天下，借选美大权，到处大肆索贿。成都秭归县有一农家女名王嫱，字昭君，为绝色佳人，因不肯行贿，毛延寿怀恨在心，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上些许破绽，结果，王昭君入选后即被打入冷宫。

一日，正值深夜，昭君轻拨琵琶，以排遣心中郁闷，恰逢汉元帝巡宫至此，听得琴弦悠悠，不觉心动，即传昭君接驾。元帝挑灯细看，见昭君貌比西施，有倾国倾城之美。元帝问她为何一直不得近幸，昭君告知其中原委，元帝大怒，传旨立斩毛延寿，并敕封昭君为明妃。

且说匈奴王呼韩邪单于，遣使款汉，以求和亲，却被汉朝委婉相拒。毛延寿畏罪潜逃，投奔匈奴，向单于献上一轴昭君美女图，并挑唆他向汉朝索要此女。单于为昭君美色所迷，即派使臣入汉索求昭君，同时又引兵入塞围猎，以示威慑。

汉元帝自有明妃以后，日夜守着那皓齿星眸，愁花病酒，无心朝政。一天，未等散朝，元帝就赶往西宫，偷觑明妃梳妆，正在陶醉之时，尚书五鹿充宗与内常侍石显求见，启奏匈奴单于遣使索王嫱和番，如不答应，将以干戈相见。元帝对满朝文武畏刀避箭，竟无人愿出力退番，深为不满。此时，番使来见，在元帝面前威胁利诱，元帝既舍不得爱妃，又奈何不了匈奴，一时主意难定。昭君为解国危，并报帝恩，情愿和番。元帝感慨万千，决计为明妃饯行。

灞陵桥头，正是伤心断肠之处。元帝斟酒给昭君，以示送别。昭君临别之际，留下汉服，在匈奴使臣的催促声中，含泪北去。元帝犹如万箭穿心，忍看昭君远行，而尚书根本不解元帝之意，只劝元帝回宫。

单于得到了王昭君，不胜欢喜，即封她为宁胡阏氏，然后引兵带了王昭君，一

起北返。路经番汉交界的黑江时，昭君向单于要了杯酒，用来祭奠汉主，祭奠毕即投身黑江。单于抢救不及，惊叹不已，后来便将她的遗体葬在江边，号为青冢。单于又迁怒于毛延寿，就将他解送汉朝。

自与昭君别离后，元帝好生烦恼，百日不曾设朝。夜景萧索，元帝挂起昭君美人图，思念万分。一时困倦，竟然入梦，梦中见昭君私自逃回汉宫，但又被番兵捉拿回去，元帝惊醒，急唤昭君，但无人能应，只听得孤雁在寒夜里哀鸣，元帝思绪万千，联想起昭君的命运，不胜悲恻。

元帝沉浸在对昭君的无限思恋和爱怜之中。尚书来见，报知昭君已死，毛延寿也被绑送来朝。元帝感叹不已，立即派人斩了毛延寿，祭献明妃。

白话故事

一、睹天颜，昭君伸冤屈

汉元帝竟宁元年(公元前33年)春的一天,王昭君独自坐在汉建章宫内的一座别馆里,案前置放着老父当年用一段沉香木精心制作的琵琶,然而,她却没有任何一点儿弹拨的情绪。春花秋月,一转眼,光阴荏苒又一年。三年多了,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啊!虽说王昭君是掖庭待召(掖庭:后宫嫔妃所居之地。待召:等待皇帝召幸的宫女)的身分,年年待召,年年不见皇帝的召幸,皇宫的高墙既隔断了她与亲人的联系,也隔断了她跳出宫墙的希望,只有那无边无际的寂寞,像一张无形的巨网,紧紧缠住了王昭君的心。三年多来,昭君眼眶一天比一天大,颧骨一天比一天高,那幅束身的腰带,姐妹们一次又一次帮她收小,那十根细纤纤、白生生的手指比从前更见灵巧了。她忍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,站起身来,走到临溪的小窗边。

似雪的杨花,正纷纷扬扬的堕入御溪中,活泼的春燕,正在柳丝中嬉戏翻飞。唉,如果她是一片花絮,一只鸟儿该多好啊,她就可以流出宫墙,她就能飞回楚地故园。那归州的城池,那香溪的流水可还依旧?那衰老的父母,年幼的弟弟,众多的乡亲别来无恙?……

“姑娘请弹琴。”一只产自百粤的能言鸟儿,突然学着往日姐妹们的腔调叫了起来。

这叫声打断了王昭君的遐想,她善意地对鸟儿做了个威吓的手势,随手取来那面琵琶,抱在怀里,转轴拨弦,然后便“洞东,东洞”悠悠扬扬地弹起来。琵琶声韵清雅,轻舒漫卷地涌出别馆,在天宇间弥漫开来。

随着曲调的进展,一组清厉的和音,把人带入了一个肃杀的冬季。突然间,急

促的琵琶声骤然冷凝，仿佛风静雪止，江河断流，千里冰封。进而，轻挑慢拢，雪竹琳琅之声，红梅怒放之意，将弹奏者和聆听者都一步一步地带入到另一种境界里去了。这是一种无我无他高度净化的音乐境界。

这回肠百折的琵琶声盘旋了许久许久，才慢慢地消失。王昭君放下琵琶，闭上了眼睛。

“姐姐，这是支什么曲子，真好听。”不知从何时起，王昭君的身旁围满了宫女，一个因父罪而入宫的小宫女天真地说：“我在宫中多年了，从未听过这般美妙的曲子。”

“这是支古曲。”昭君怜爱地看着这个小宫女说：“它叫《白雪》，相传为春秋时代晋国的乐师师旷所作，据说为了创作，师旷夜以继日的推敲音律，双目长夜为膏烟所薰，终于失明，但他志气不挫，竭智殚精，终于写出了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这两首传世不朽的乐章。”

夜色渐渐加深，小宫女仍然捧起琵琶，轻声恳求道：“姐姐，您再给我们弹弹《阳春》曲吧。”

昭君抬头起来，看见相伴多年的姐妹们都流露出企望一听的神情，想到大家相同的不幸，实在不愿拂她们的美好愿望，也许自己演奏这曲欢愉的乐章能带给她们一些安慰，消磨这长长的春宵。于是昭君展颜一笑，手指在琵琶上拨出一轮恰如行云流水的叮咚声，仿佛一阵和风从江南徐徐吹来，它带来了江南的花讯，鸟鸣，慢慢地推动了江河的复苏，染绿了河岸的柳枝，唤醒了关中大地，催动了花事……此刻别馆内简直鸦雀无声，静寂已极，宫女们都仿佛置身在那广袤的天地间，静静地听那青草的拔节声，花蕾的怒放声……

“好美妙的曲子，卿卿是何人啊！”一个威严中透出洒脱的声音突然从宫娥们的身后传来。

昭君突然一惊，琴声戛然而止。众宫娥一见是汉元帝来了，吓得人人粉面失色，个个慌忙跪下接驾。昭君一听说眼前这个中年人便是汉元帝，心中一时百感交集，竟忘了回话。初进宫时，自己曾是多么希望能见到他啊，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有朝一日如得恩宠，将会泽被宗亲，自是邀天之宠的莫大荣幸。自己也曾暗下决心，一旦受君王宠爱，定要辅助君王成就如舜、尧般的事业。但是三年多来，所有的希望全都破灭了。在宫中，她听到了多少汉元帝的“德政”，她目睹了多少汉元帝的近臣奸诈卑劣的作为，她自己便深受其害……此刻，汉元帝来了，被她的琵琶声吸引来了，她却说不出是高兴还是悲愤。

“放肆，圣上在此，还不赶快叩见。”皇上的亲信，黄门侍郎石显发出一种刺耳的假嗓音。

元帝见昭君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，觉得楚地的秀色竟全汇集在她一身，不禁记起自己年轻时曾诵读过的楚国诗人宋玉写的《登徒子好色赋》：

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，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。东家之子，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着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；眉若翠羽，肌如白雪；腰如束素，齿如含贝，嫣然一笑，惑阳城，迷下蔡……

没见到昭君之前，汉元帝觉得宋玉大概是身为楚人，所以难免誉之过份，有点儿言过其实，今天见到王昭君，汉元帝才觉得宋玉的形容，仍不能反映楚女的妖娆神韵于万一，这也许是因为意态由来画不成吧。看见石显大声呵斥昭君，他深恐惊吓了美人，不由得蹙紧了眉头，接着柔声说：“卿卿别怕，你是何宫宫女，弹得一手好琵琶？”

昭君婷婷袅袅地向前移动几步，缓缓跪下，用温驯柔美的声音从容禀奏道：“后宫待召王嫱——王昭君参见皇上，适才小女子全神贯注于琵琶弦上，不知圣上驾到，未曾迎接，还请皇上恕罪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。”汉元帝开心地笑了：“不知者无罪，何况卿卿正全神贯注于琵琶。这曲《阳春》可真美妙，寡人多年求之不得，原该去楚地寻求的，想不到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卿卿的演技真可谓神哉！”略一停歇，元帝似有所悟不无双关地道：“这股和风吹皱了寡人心池的春水啦。”说着，上前几步，亲手去扶王昭君。一触到昭君的纤纤素手，元帝觉得已开始衰老的血液在脉管里起了变化，像汹涌的春潮在心底泛滥起来，他忘情地抚弄着昭君的手说：“爱卿祥和的春曲中，何以竟揉有怨望悲苦之意？”

众宫女见到汉元帝的失仪，有的竟在心中萌发了对昭君的嫉恨，但却不敢表露丝毫，反将头压得更低，往日跟昭君要好的宫女们都在暗中替昭君高兴，因为适才昭君弹鼓一曲《阳春》，明明一派舒泰、祥和，元帝却说其中含有悲怨，显然大有深意。然而不管是心存嫉恨的，还是替人高兴的，众宫女们有一点都知道得很清楚，此刻她们都是多余的人了。于是，不一会儿，偌大的别馆里就剩下元帝和昭君两人了。昭君突然感到心跳得很厉害。他那湿和柔软的大手并不很烫，却烧炙得她喉头发干。于是她试着去挣扎，而他却握得更紧了。

为了解除窘迫，昭君款款说道：“陛下，昭君生长于村野，向知春草萌发，要经过破土之痛苦，柳芽初生，须经受寒风浸淫之磨难……”

“爱卿真好见识。”元帝一听昭君出言不俗，心中暗暗高兴，“不过，爱卿的弦外之音似乎不尽于此吧。”

“皇上圣明，不过……皇上恕罪，小女子才敢说出来。”

“恕你无罪，只管说来。”

昭君略为沉思,接着朗声说道:“妾以为陛下圣明,原该明察秋毫,不至为宵小所困……”

元帝自登位以来,鉴于吕后之乱,早就暗自定下不容后宫参政的戒律,更何况宫中之姝丽如傅昭仪、冯昭仪之类,竞相取媚于他,从来不曾听过如此刺耳之言,不觉把脸沉了下来:“卿家来宫中几年?怎知寡人所行所为为宵小所困?前年寡人将占地过宽的御苑发还百姓种田;今年冬天甚至连宫中烧木炭种菜的温室也撤去不用,如今一日三餐,力戒糜费,……诸如此类之事,不胜枚举,这可是为宵小所困之君王所能为么?”

昭君早有准备,她满脸娇怨地望着走到一边的汉元帝说:“陛下息怒,妾言之有据,绝非信口雌黄。陛下请细思,妾入深宫已有三载,至今才睹天颜,是何道理?”

汉元帝心头一颤,是啊,昭君的美丽可谓是后宫佳丽三千之首,自己原是按图寻芳的,为何她的写真图像却不是最美的呢?元帝转过身来,直瞪瞪地看着昭君那一双含着幽怨的秋波,这是多么美的一双丹凤眼,像两汪清澈、含蓄的深潭,像两颗飞动流彩的明珠。啊!他记起来了,那幅题名王昭君的图像上,却是一目眇而不明,一目眇而无神,自己当时也觉得奇怪,这样的人何以能以秀女的资格选入宫中?因而对此记得特别牢。可是现在昭君的容貌与写真图相比,失真太多。莫非,莫非这其中还有别的什么隐情不成?

元帝心中的那点儿愠怒很快的被一种油然而生的爱怜所替代。他笑了,亲切而潇洒的笑容里别有一番深意,“爱卿,莫非有什么冤情?仔细说来,寡人自会替你作主的。”

望着元帝那柔和得如同烟笼寒水般的目光,昭君心里一动,熟思已久的一些话便冲口而出,“陛下确曾躬行节俭,黎民苍生无不感恩。然而林子大了,什么样的鸟都有的呀,宫廷左右都隐藏着贪鄙奸佞的小人,纳贿弄权,无所不为,陛下却不察。”接着,昭君把入宫写真画师毛延寿索贿不成,点破画像,掖庭总管将自己贬入别馆冷宫之事细细述说了一遍。

昭君入宫的遭遇,像闪电一样,忽然接通了元帝多年来积累在心中的疑点。这些年来,元帝按图召幸的美女总是不能满意,因为没有一个是称得上绝色的,原来其中竟然还有如此多的筋节。元帝愈想愈怒,沉声喝道:“来人!”两个小太监无声地闪出来。

“快去将毛延寿的美人写真图尽数取来!”

“遵旨。”

在龙案上堆得齐胸高的画像中,元帝信手展开一幅,这是曾临幸过的玉娘,

画态端壮，人似玉树临风，头发梳成新奇漂亮的高髻云鬓。然而，元帝觉得她言语粗俗，举止轻浮，丝毫没有她那高雅的画像应有的气质风度。只住了一宵，便不思再召。

阿娇——这幅画牵出一连串不愉快的记忆——人虽美，脾气也好，却像是个泥捏木雕的人，全然不解风情，承欢侍宴，味同嚼蜡。

这一个叫香玉，艳艳的芳名，容貌、体态似乎也可称为美女了，谁知细细观看，厚厚的宫粉竟也掩不住脸上黑芝麻似的痣斑。唉！

当然，最令汉元帝不能容忍的是，毛延寿竟敢公然在禁宫之内，将汉宫中最美貌的女子点破了像，真是可恶之极，胆大包天！元帝在心中怒骂着。举起所佩的玉环，使劲地敲击了一下。几个小黄门闻声立刻奔了进来，跪在地上。

汉元帝不疾不徐地说：“奸贼毛延寿竟敢在后宫贪赃枉法，欺君罔上，传旨廷尉速将画工毛延寿斩首弃市，诛九族。”

石显一伙阉党，平素与毛延寿沆瀣一气，受了无数好处。此刻见元帝动了真怒，一个个噤若寒蝉，也不敢出来为毛延寿说句话，唯有先将元帝的圣旨按下不发，另一个小黄门立刻奔去毛延寿处透露消息。

昭君见入宫三年所受的冤屈得伸，忙俯伏在地，叩头谢恩。

元帝见传旨的石显已经退下，俯伏在地的昭君眼角湿润，眼眶里滚动着两颗泪珠，真像是一枝带雨梨花，不禁在心中涌出万般怜爱。“爱卿，快快平身，寡人还有许多话要跟你说。”元帝走过来，伸手将昭君拉起，揽在怀里。昭君长这么大，如此被陌生异性揽抱还是第一次，而且是这样突然，她的心“扑通、扑通”一阵狂跳。待她渐为镇定的时候，才第一次认真地看清了这个掌握着人间生杀大权的真龙天子。那微微浮肿的金鱼眼，带着笑的目光不停地在她身上滚动着，使她觉得有些不安和慌乱。不过，他那红润的大手，仿佛别有魔力，像块磁铁似的吸紧了昭君的手，彼此传递着温暖，渐渐地昭君摆脱了窘境。

“爱卿，”元帝低沉而柔和地说：“家中还有什么人？有什么烦难，朕替你做主。”

这亲切的问话，使昭君感到心头涌起一股暖流，圣上毕竟还是英明的……昭君想到这儿，含笑地说：“妾家中尚有隶属民籍的老父和未总角的小弟。”

元帝的眼里闪过两朵狡黠的笑意，“爱卿，我就封你个明妃，你的老父还属民籍么？”

“这，这，陛下如此深恩，妾身不知如何……”

“陛下。”一个小黄门一边高呼，一边闯了进来。

“你好不晓事！”元帝突然放开昭君，回过头来厉声呵斥。所有的人无不惊惶

失色，因为从未见到过元帝如此怒形于色，往日的元帝即便要杀人也是极平稳的。

“是，陛下！”小黄门很机灵，先小心翼翼地认了错，接着马上说：“阳关送来千里加紧飞奏。”

元帝因盛怒而涨红的脸，顿时化为阴暗灰白。他伸手接过奏章，匆匆浏览了一遍，强笑着对昭君说：“天不早了，爱卿去睡吧，寡人今日有事，明日再来。”

片刻之间，别馆里面只剩下昭君一人了，周围空空荡荡。

二、画不掩美，单于求亲

序入初夏，今年宫中的头一件大事是过五月初五端午节。

早在十来天前，汉元帝和王昭君泛舟太液池时，昭君忽然记起再过几天便是五月初五了，这个日子在楚地非同一般，三闾大夫屈原，这个最为楚地百姓敬爱的先贤，就是在这个日子沉入汨罗江的，为了祭奠屈原，乡民们自动在这一天做糯米凉粽，抛入水中，表达自己的心意。元帝为了博美人欢心，便令宫中有头脸的人物都要到渭河边，一祭先贤。

五月初五一早，昭君就起身梳妆了。皇上原已许诺，下了早朝就来伴她前往渭水，此刻红日已高三丈透，却也不见人影，莫非……上次，呼韩邪单于带甲十万陈兵阳关，声称愿为汉婿，请汉公主下嫁。元帝好不容易才以公主尚幼为辞，推掉亲事，难道呼韩邪单于又出了什么新花样？自从上次没能抓住毛延寿，据说他已潜往塞外，昭君便感到事情还没有完，这两天又总是心惊肉跳的，不是个滋味。别要出些什么事吧！一想到毛延寿，昭君的心便乱了，最初见到他的情景又浮现在昭君的眼前。

三年前的王昭君还是一个未谙人事，锁在深闺的小家碧玉。初进宫时，一些善良的老宫女告诉她说：“初来宫女，每人均须画一幅像，皇上只管按图寻芳，因此，画师是很重要的。如果能给画师些金银，五分姿色变成十分……”这些话使昭君吃惊不小，想不到禁宫之内尚有如此小人。

几天后，消息传来，她们楚地来的女子全归一个叫毛延寿的画师描绘。传说他是宫内最有名的画师。姐妹们全都很兴奋，初入宫苑，大多数的人都被帝王家的豪奢所震惊，企羨的心情无不油然而生。如今又有名画师给画像，一定不会有误。想到皇上一旦选中，立时平步青云，耀祖光宗，无不感到能遇上宫内最好的画师真是幸运。王昭君的心情却被画师们受贿这事搅得很乱，想到三湘楚地

的屈原大夫是何等正直、刚烈，自己从小就很敬慕他的为人。行贿之事决不能做。

这两天，毛延寿接到楚地姑娘送来的重金无数，细阅名单，只有王嫱等几人不曾送金。王嫱，不就是这次选送的美女中最为妍丽的那个女子？莫非她是倚色骄矜，或者是不懂宫中规矩？

昭君一进到毛延寿的画室，就被室内清雅的气氛所打动，那用雕花木格所配置的落地窗，阳光隐隐透入，室内格外明亮，画室正中放一画案，上面摆满笔、墨、纸、砚等文房四宝及丹青颜料，这一定是画师作画的地方了。靠近窗边，放置着一张小几，几案上供着几盆富丽的牡丹花，姹紫嫣红，十分娇艳，这必是自己坐的地方了。昭君抬眼看了看墙上，那幅出色的仕女拈花图立刻吸引了她的目光，图上的仕女很像是传说中巫峡的神女，仅是那端庄中含有的飘逸神态，就已经使昭君心里折服了。昭君见过不少写真，大都只能做到形似，而这画图上的巫峡神女，即便是淡扫娥眉，仍透出一种令人越看越心醉的天然神韵。真不愧为传神之作，显然这也是画师自以为得意的作品，所以才悬挂在这儿，吸引将被入画的秀女们。昭君一面看着画像，心中一面暗忖：这幅生动的人物画，倒是充分显示出了画师不凡的画技和入俗流的构思，难怪皇帝要凭借他们的丹青描摹来选幸美女。以如此不同凡响的画技、功力悉心作画，是能真实地写出各人不同的气质、神韵的。

“哦，昭君姑娘先到了，我这作画的反来迟了，还请姑娘别介意哟！来人哪，快侍候姑娘坐下，给我整好画具，立刻开始给姑娘写真画像。”

几名宫女走了出来，有的去扶昭君入座，整理好昭君的头饰发髻，有的忙去拭桌，磨墨，铺下绢纸，调和丹青。

画师见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到画桌旁坐下来，用笔慢慢舔着丹青，笑吟吟地说：“我毛延寿在宫中作画师数十年了，阅人可谓无数，似昭君姑娘你这样绝色的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哇。”

“画师过誉了，小女子有个请求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
“哦！”毛延寿暗暗思忖，莫不是她听我如此赞她，准备许我些好处，叫我替她细细描绘不成？“姑娘有话请讲，延寿自是识得深浅的。”

“听前面几个画过像的姐妹说，画像须枯坐几个时辰，很是难忍，画师可否让小女子弹奏一曲琵琶？”

毛延寿大失所望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，心里恨恨道：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，你虽有你的花容月貌，可是要见到皇上的钥匙握在我的手心，一会儿我准会给你‘好好’地画幅像。”不过，从职业的角度看，毛延寿不能不佩服王昭君的见识不凡。因为大多数被画像的姑娘，每每想到这次画像与自己今后的一生关系极大，往往精神过分紧张，结果愈想摆个好的姿势给画师看，愈显得生硬、僵直、呆滞，光是替

那些送了金银的姑娘们设计姿势、造型就耗去了毛延寿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而且那些静态画像，很虽捕捉各自不同的气质、神态。石显曾多次告诉毛延寿，说皇上总是把他那些姿势相同的画像放在一处对比。昭君的设想，无疑为他的造型设计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子。

王昭君捧着琵琶，轮起手指一挥，一连串清新的声韵奔涌而出。她用这独特的语言，在向大家传递着她的激动与兴奋。毛延寿不禁一愣，觉得眼前这个秀女确实不俗，也许她是信不过我，要先看看我的功夫，觉得满意了，才按质付价。毛延寿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测是有道理的。如此一来，毛延寿哪里还敢有半点怠慢。昭君弹奏的是故里先贤屈原的《橘颂》，她的心很快被那高雅的情趣，深沉的音韵带走了，她在心里和着曲子的节拍，轻轻地哼着……

她的弹奏是那样的全神贯注，旁若无人，她的眼里放着异彩，浅浅的小酒窝里盛着深深的笑意，神情是那么的端庄、高雅。此刻的昭君啊，显得格外的妩媚、可爱了。毛延寿也被昭君吸引住了，眼前不就是一幅千载难逢的仕女图吗？职业的本能驱使毛延寿暂时忘掉了那些贪鄙的念头，迅速地提起笔，调着丹青，细心地描绘着。日已偏西，毛延寿才将昭君的像画完，他端详了一番后，又精心地改动了几处，将一些略显得冷涩之处改染了些暖色，使画面愈发春意盎然了。

“昭君姑娘，延寿已将玉容绘成，请姑娘看看，可否称心？”毛延寿捧着绢画过来。几名侍女连忙接过，将画慢慢展开。

琵琶声猛地收住了，余音却仍在房里盘旋，久久不肯散去。昭君眼前的绢画上，一个绝代佳人正对着几朵牡丹花在弹琵琶。好漂亮的一幅工笔仕女图！仅那几朵牡丹，就可看出画师用心之良苦，画技之高超。这些牡丹有的怒放，有的初绽，有的含苞，天香国色，摇曳生姿，仿佛花解琴声，正闻歌起舞呢。三、两只蜜蜂那闪光的薄翼似乎还在颤动……

“这画的是谁呀？”昭君笑着问道。

“当然是昭君姑娘嘛！”毛延寿自鸣得意地回答。

“我？我怎有这般美丽？”

“姑娘不必过谦。圣上从来都夸我有只神来之笔哩。”毛延寿不无自负地说，接着他用眼瞟着昭君，拉长着腔调：“不过，姑娘请再细看。”

“唔？”昭君的眉头渐渐地收紧了，脸上现出了疑惑的神色，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画像为何有眼无睛呢？”

毛延寿无声地笑了，语意深长地说：“画像至关重要的一点睛，留睛不点，是因为一点千金，一点万金啊。皇上身边的傅昭仪若非我当初赠她一双美目，现在如何能夺冯昭仪之宠？昭君姑娘乃明白之人……”

听到毛延寿这近似无赖的解说，看到他那卑鄙不堪的神情，昭君一下子全明白了。想不到天子脚下，也有人敢公然纳贿，更想不到一个地位卑下的宫中画师，竟敢以画像不点睛为要挟，逼人行贿。昭君自幼饱读诗书，特别敬仰先哲屈原大夫的刚正、廉洁，似这等肮脏卑下的交易，昭君怎能容忍？！她压住心头的愤怒，深沉地说：“原来点睛尚有如此多的奥妙，我王嫱虽为一介民女，却也知道嗟来之食不可食的道理，看来画师一点千金的功夫，我是无缘领教的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毛延寿凉了半截，一股无名的怨恨如同阴冷的寒雾，在心底翻滚，膨胀起来。他立刻强颜作笑地说：“姑娘请留步，延寿不取分文，成全姑娘罢了。”

看见昭君不解地站在那儿，毛延寿更不迟疑，立刻用画笔在左眼眶里点了个较小的墨点，然后将画笔在清水中浸了浸，稀释了笔尖上的墨汁，又在右眼眶里点上个较大的淡淡的墨点。

昭君顿时明白了毛延寿恶毒的用心。只见画上的美人左目小，做目眇之状，右目黯淡少神，木然无光，连中中之姿也没有。一种被侮辱的委屈、悲愤像潮水一样涌上昭君的心头，她强行压抑着，保持着自己高傲、骄矜的神情，鄙视地扫了毛延寿一眼，转身向画室外走去。身后传来了毛延寿恨恨掷笔落地的声音和一阵刺耳的奸笑……

“爱卿可是身体不舒适？”一只温暖的大手按到昭君光洁的额角上，很久很久没有拿开。

昭君猛地吃了一惊，但随即想到必是元帝来了，正打算站起身来，另一只有力的大手又按在了她的肩上。昭君抬起头看着元帝说：“妾并无不适。”

元帝点了点头说：“倒像是没什么，不过我已经进来很久了，你一直呆坐着，朕能不忧虑么？爱卿既有不适，宫中近来事情又多，今早就别出去了。”

昭君是个极敏感的人，见到汉元帝眼中所现出的阴暗忧郁之色，使她心里隐隐作痛，“陛下。”她问，“有何难以消解之事？这样不快活。”

今日早朝，匈奴呼韩邪单于的使者，手持毛延寿画的昭君像，声称要娶此宫女为妻。满朝文武均知元帝已纳之为明妃，却无一人能分君父之忧，反而纷纷请将昭君送出掖庭和番，保得自身的荣华富贵，虽然元帝力排众议，斥退了番使，但国势微弱，倘若那番主再来强要昭君，唉，那便是心有未甘而无可奈何了。这种难言的抑郁最不易排遣，本想一诉隐衷，可是话到口边，又想到此事与昭君关系甚大，况且她又是极敏感的女子，何苦惹得她伤心、惶恐？她柔弱如此，何忍心去加重其负？为此，他极力做出眉目舒展的样子，笑道：“一切都好好的，你为何瞎猜？”

“难道是妾看错了？”昭君将信将疑。

“不过朝事纷杂，与你等毫无关系，并非什么难消的心事。”

这样的解说分明是欲盖弥彰，昭君心里明白朝廷必是发生了什么事，而元帝又必有不可说的苦衷，自己就不该再追问了。昭君轻轻地吁了一口气说：“如此便好。”一副深信不疑的模样。

然而，这些神情的瞬时变化，没能逃脱元帝的眼睛。一方面固然是因元帝阅人无数，经验丰富，另一方面便是因为昭君心地纯洁，不会撒谎。也许正因如此，元帝才更为喜爱昭君。美人冯昭仪也外貌美，然而她的艳美中夹杂着一种极度的自私。一次当供观赏的猛虎扑跃而出的时候，她竟藏于元帝身后，事后还说圣天子自有百灵呵护，所以要依靠皇上的神威化凶为吉；傅昭仪则是一个冰美人，在她身边常常感到一股冷气袭来，仿佛她那华丽柔软的皮毛下，藏着阴险的利爪，她争权夺宠，无所不为。而只有昭君，令元帝确实确实感觉到，她的心中唯一关切的只有他，她不自私，无所求……

为了宽慰昭君，并证实的确没发生什么为难之事，元帝看看窗外的艳阳，踌躇半晌才问道：“爱卿可还想去渭水祭祀三闾大夫？”

这弯子转得太快了，连元帝自己都感到太着痕迹。而昭君却似乎不曾察觉，高兴地说：“我一直在等候陛下哩。”

见昭君这般高兴，元帝如释重负，忙传命小太监去准备画舫、食盒。

从渭河畔归来，昭君似乎还处于极端的兴奋中，两杯淡淡的雄黄酒，激得双颊粉生生、红嫩嫩的。元帝似乎也全然忘掉了朝堂上的不快，携着昭君的手，并肩立在窗前。御花园中芍药怒放，夕阳西下，一抹残红染上了天际。

元帝亲手放下窗帘，柔声地对昭君说：“天渐凉了，爱卿当心才是。”

昭君嫣然一笑，素手微举，替元帝系紧了披风。

于是，元帝双手扶着昭君坐到锦榻上，将她的身子扳了过来，拥进宽大的披风里，在她的耳边低声吟道：“言笑晏晏，信誓旦旦。”

他在昏暗的披风里，凝视着她那晶莹如一泓清泉的眼睛。听到了她悄悄地，却又十分明晰、庄重的回答：“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！”

三、外催内逼，元帝割爱

“陛下。”一个不男不女的嗓音在西宫殿外轻声地呼唤着。半晌，才从大殿深处传来元帝阴沉的声音：“进来说话。”

“是。”

西宫殿内，红烛、宫灯照得一片通明。石显眨巴着狡黠的母猪眼，跪在地上，一脸惶恐地说：“尚书令五鹿充宗为国事求见。”

“什么国事？”元帝瞪着眼问。

“小人不敢说。”石显极力回避着元帝的目光。

“有什么不敢说的？”元帝逼视着他，想了想，转而又道：“传他进来！”

“是！”石显匆匆退下。

“陛下，臣五鹿充宗前来叩见。”五鹿充宗已俯伏在地。

“平身。有何急事，深夜进宫？”

“北番呼韩邪单于的使臣因求婚不遂，已传信边关，数日内将大肆南侵，我大汉兵微将寡，炎刘江山危矣。臣因此夜不能寐，思之再三，觉得……”

“你的意思我已明白，先回吧，待我思量再定。”

“陛下！”五鹿充宗作出一副忠臣谏之以死的神情，膝行数步，低着头说：“北番使臣说皇上宠昵王媵，久不设朝，朝纲尽废，坏了国家。不如送与番家……”

“大胆！放肆！”元帝见隐瞒多时不愿昭君知道的消息完全泄漏了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厉声呵道：“给我滚出去！”

这番对话对于昭君来说如同晴空霹雳，刹那间，她明白了元帝那天退朝后，为何会有那些反常的神态和行事。昭君怔怔地望着妆台上的铜镜，然后慢慢地站起来，轻轻地推开正在为她整理云鬓的小宫女，款移莲步行至窗边。尽管她努力抑制着内心的震动，但一双美目中，早已含满泪水，只消一句温柔的话，一个体贴的动作，就会把它碰落下来。

五鹿充宗退下后，元帝轻轻地握住她的手时，她再也憋不住了，元帝定睛细看时，美人苍白的面上，珠泪滚滚，一双温润如玉的小手变得冰凉。

“别哭了。”他一把抱住她，一只大手轻轻地在她那浑圆的肩头上抚摸着，就像抚慰一只受惊的小猫那样。见她还没有停止哭泣，他又用比较大的，强制的，然而仍是很温柔的声音说：“梦月，梦月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我的心都快被你哭碎了。这些混帐的大臣们，平时食不完的皇家俸禄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一旦有点儿风吹草动，就危言耸听，非但不能分我忧虑，反而逼我遂番人心意，满朝文武都做了毛延寿，可恶，可恨哪！”

元帝宠爱昭君已久，然昭君乃是第一次听到元帝用小名儿呼唤着她，这亲切的呼唤连同伴随而来的温馨的回忆，使她渐渐止住了哭泣，她抬起头来，说：“陛下可还记得五月端午晚上说的话吗？”

这话叫元帝听起来有些刺耳，仿佛是有意在说“君无戏言”。可想想昭君的处

境，元帝的心里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。事情会朝哪方面演变，如何演变，元帝全然没有去想过，也许是他根本不愿去想，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件事一定不会如此简单地结束，但他却宁愿自欺欺人地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。上次呼韩邪单于要汉公主下嫁，不也是这样一推挡就没事了吗？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抚慰美人。在这样的花信年华，怎么能让如此柔弱的女子承担如此可怕前景的重压？元帝的内疚也许就是因为虽贵为天子，仍不能保护自己心爱的美人而产生出来的吧。

“那怎么会忘掉呢？”元帝从自己身上解下来一对玉连环，仔细地将丝带系在昭君的身上，然后拉住昭君的手，将玉连环放进她的手中，亲昵地说：“长相随，毋相忘。”昭君破涕为笑了，在那微笑的秀目旁，闪着朵朵晶莹的泪花。元帝惊讶地发现美人带泪的微笑，是世间最最动人心弦的笑。他挥了挥手，几个宫女无声无息地走了出来，熄掉了宫灯和红烛。十五的月亮被乌云牢牢地封住了，黑夜遮盖了元帝内心深处的不安，也隐去了昭君充满美好希望的笑容。

一连好几天，汉元帝郁郁闷闷的。那种整天皱着眉，苦着脸的神情，昭君看在眼里，总觉凄凄惨惨的，心里说不出是疼还是苦。几次弹奏琵琶，拟泛轻舟，怎奈他意兴阑珊，总是闷闷地答上一声：“罢了，爱卿不必费心。”今天，昭君下定了决心，非要强人所难不可。

“陛下，长久如此会闷出病来的，哪怕是有天大的不快，也得暂时抛开。”昭君用执拗不容改变的口气说：“移驾长安宫，吃醉蟹赏菊，诸事齐备，今日是妾作东相邀，陛下无论如何都得提起兴致屈就。”

北番呼韩邪单于将要牧马中原的消息，一经那些养尊处优的大臣们传播，全长安城都变得沸沸扬扬的了。不明内情的百姓们都在指责是因昭君迷惑了君王，才导致目前的处境，“女人是祸水”，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，在市民们的心里又一次获得了验证。高踞在长安社会颠峰上的豪门权贵们，却都挺着用百姓脂膏喂养肥大的肚皮，开始艰难地进行游说：“咱们这里甲兵不利，又无猛将与他相持，陛下若能割恩，则天下生灵幸甚！”“为人主者怎能不爱江山爱美人？”这些话通过各种渠道，各种方式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元帝。天平两头的江山与美人，渐渐地开始向江山倾斜。很明显，失去了江山，他就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，美人怎么还能保住？相反，只要江山仍在，何愁没有美人来？然而，昭君的温柔、深情，无一不使元帝恋恋不舍；她那弯弯犹如远山的黛眉，盈盈好似秋水的眼波，无一不牵挂着元帝的心，于是，事情便拖下来了。

今天昭君的要求看来是不好推掉了，也许酒盖着脸的时候，请昭君去和番的话容易出口些，带着这样的卑微想法，元帝点头答应了。

几杯酒一下肚，被这些日子憋得难受的王昭君，终于不能不开口相问了。“陛下，有句话妾不忍说出，然又不能不说。”她敛眉垂目，很吃力地说，“如果玉连环分开了，咱们该如何是好？”

“分开什么？”开始元帝有些茫然，细细想了想，才明白她语意所指，顿时神色沮丧，低下头来默默无语。

王昭君立刻觉得一颗心如同落在冰窖中那样。一国之主啊，啐口唾沫下地都会被人当成金子的天之骄子，竟然连一个柔弱的女子都保全不了。伴着这样一个昏君懦夫，自己还有什么幸福可言。但是也正因为元帝的不足为恃，使昭君更深刻地认识到，等待元帝开口是没有希望的，必须自己拿出主意，开诚布公地说个明白。“陛下，”她感到一股苦涩的泪直往肚里流，喉咙发干，嗓音也变得格外的生硬，“覆巢之下，必无完卵，北番一旦入寇中原，将使多少生灵涂炭，我百八十年的大汉江山只怕……”

听到这话，元帝的脸色变得惨白，“文武臣工们误我，一至于斯！国家养活他们几十年，危急关头，武不能安邦，文不能定国，竟全都置身事外，我……”他的头越来越低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只听到他喃喃自语，到最后，仅见他紧闭着嘴，不断蠕动的嘴唇中发出格格的笑声，也不知是咬牙切齿，准备作出有魄力的决断，还是一种下意识的磨牙。

昭君全神贯注地盯着他，真希望他能像他的祖辈汉武帝那样拍案而起，亲率六军奔赴疆场，用他那非凡的号召力，激起士兵们的勇气，将北番一举荡平，扫庭犁穴。然而，她失望了，他的脉管里虽然奔流着他祖辈传给他的血液，却因数十年的安娱冲淡了成份，淡得连抬起头来看一眼昭君的勇气都没有了。此刻，昭君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，她完全明白了元帝的心意。自古以来，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何况自己一家老幼深受皇恩，绝不能因自己一人而使北番妄动刀兵，残害大汉百姓。这些昭君都思之已深，眼前昭君虽生而无味，并且连死也得死到国外，真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啊！

直到现在，元帝仍没有想到那迫近的离别，将是一种多么可怕，多么令人难堪的事，把自己的妃子奉献于敌为妻，这对皇室的尊严，皇上的权威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。直到现在元帝仍沉浸在幻想之中。很长时间没听到昭君的声音，他甚至想像出昭君被惊骇呆了的模样，于是他用梦呓般的声音说：“梦月，别这样，也许明天朝中会有哪位武将领兵去征服北番的。”

“陛下是安慰我，还是试图安慰自己呢？陛下！不可自欺欺人了。妾既蒙厚恩，当以死报国。妾自愿前去和番，息得刀兵，亦可留名青史，望陛下多多保重。”昭君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，那潜伏的痛苦忽然像一股决了堤的急流，一霎时就倾

注到她的心头下，昭君忙转身走了出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汉元帝才发现地上留下的玉连环坏了一个，他忙一把抢在手中，哆哆嗦嗦地试图对接上，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，碎了的东西是难以重新捏合的。终于，他像是才想到这个道理，慢慢地站了起来，拍了拍双手。几名太监应声走了过来。元帝吩咐道：“将娘娘送到驿中去，告诉番使，明早朕去灞陵桥送爱妃一程。”

这时，宫外清晰地传来凄清而单调的梆子声，它由远而近，又由近而远地逐渐消失在寂寞寒冷的夜空中，最后只留下一缕断断续续的回声在宫中颤抖着。

瑟瑟秋风，潇潇秋雨，吹得元帝的心冷，滴得元帝的心碎，眼前的三千文武，分明是木雕泥塑，迎接的番使，好似小鬼阎罗。灞陵桥上，披貂裘，着胡裳的王昭君，怀抱琵琶，弹奏着一曲《哀郢》，琵琶声伴随着呜咽的流水，回荡在人们的心头。大汉的文武百官羞愧得头也抬不起来。琵琶声哀怨悲伤，如泣如诉。突然“蹦”的一声，八根鸡筋弦全部都断了。昭君从容地将琵琶递给身边的宫女，取过换下来的汉宫装，一件件地抛到灞陵桥下。

元帝觉得眼睛里迷迷蒙蒙的，脑子里糊里糊涂的，他身不由己地走上了灞陵桥，手中托着昨夜昭君遗下的玉连环，碎掉了的那部分已用金镶好，他将它捧到昭君的眼前，说不出一个字。

昭君的心里一热，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轻轻地对元帝说：“环断了，即便接上也不再是原来的环了。”

元帝似乎没听懂，轻轻拉过昭君的手，将玉环放在她的手心上。这玉环还带着他的体温，昭君的心猛地跳了起来，想想这段时间君王对她的爱，临别时他竟然还能来送自己，于是她握紧了这对玉连环，两行清泪无声缓缓地爬过那略显憔悴的面颊。元帝忙捧上一杯酒，发誓般地说：“爱卿，朕一定要接你回来，在这浊世之中，有谁能知道你我的心呢？”接着，他又加重了语气，显出少有的严肃和认真：“梦月，你我交好虽百日，却能托知己于形迹之外，寄神交于方寸之内，今日为外侮所迫，自断一环，三年五载后，朕必修好此环。”

自从得知元帝已打算送自己出塞和番后，昭君对于汉元帝的希望全都破灭了。但是汉元帝显然十分精于制造这类动人心弦的情话，说得像蛛丝一样软绵绵的，粘乎乎的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神情又是那样的郑重其事，使昭君不由得不相信。但是当昭君投去无限深情的一瞥时，发现站在皇帝身后的尚书五鹿充宗眼睛里含着一丝奸笑，跟在皇上身边的石显，似乎也在窃笑皇上志大才疏的空话。刹那间，昭君清醒过来了，元帝绝不是有中兴之志的皇帝，这一切不过又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。“妾意已决，陛下请回吧！”昭君说完，将一杯酒全部倾倒入灞陵

桥下。

番使毕恭毕敬地上前说道：“娘娘请起鸾驾，前途高远呀！”

昭君点了点头，回眸细看，元帝的脸上竟也爬下了两行浊泪。更添人愁绪的是风云突变，刚才还是霏霏雨丝，此刻却如倾如注，天地一片白茫茫。

“陛下，请回吧。”五鹿充宗真想伸手去拉在雨中凝立的元帝往回走，元帝仿佛充耳不闻，两眼只盯着泥泞的路上被马踩出来的蹄印，似乎想辨认出哪些是昭君车骑留下的蹄印，然而，片刻间大雨就抹去了一切痕迹。

四、念旧情，王昭君死节

塞外的秋色是那样的壮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王昭君乍见这大草原的风光不由得耳目一新，特别是那些纵马奔驰的骠悍牧人，给了昭君极深刻的印象，看到这些射雕逐狼的健儿们如此骁勇，昭君想起了醉生梦死的大汉君臣，她更加明白了，呼韩邪单于绝非虚言恫吓，而汉元帝的诺言不过是想包住火的纸。夜已经很深了，金风横过广漠的原野，不断地灌进她那暂宿的穹庐里，四周只听见秋虫的鸣叫声，案上的烛火摇晃跳跃着。

在烛火的阴影里，她仿佛看到了汉元帝的面影，她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她明白汉元帝所悦的首先是她的美色，所求的也只是她的肉体，她不过是为皇上供养的一朵奇花异草，很难说有什么至情至爱。但离别时她亲眼看到过皇上的泪，也许皇上是有几分真情的吧，而且自己也曾为他付出过少女的恋情。但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番王呢？他也爱自己？就凭着毛延寿的一幅图？昭君觉得这些男人们多奇怪，为了一个女人几乎动起刀兵来，将来如果有比呼韩邪单于更有力量的人出现了呢？昭君不愿再想下去了，在这个无耻的世上，她被迫扮演了一个最可耻的角色，只是角色该下场了。昭君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

烛芯轻轻爆裂，发出“啪、啪”的响声，光焰陡长，刹那的明亮十分刺目。火光的跳跃中，一行浊泪不断的滴下来。秋夜的空气凝结得好像铅一般沉重，昭君拿过一双铜箸，细心地夹断烧残的烛芯。也许人生这样完结，倒是最好的。生命之火热烈燃烧，为人所敬羨，不强过忍辱偷生，引来无数指责、叹息、唾骂吗？

静夜里，一阵阵梆子声在草原上回荡着，一片狗吠夹杂着几声狼嚎，显然汉番交界的那边不知聚集了多少人马。想到明天呼韩邪单于必会出现悔恨，失望的模样，昭君带着几分凄凉又有几分满足地笑了。

五更天了，王昭君开始起来更衣，重新画眉点唇，从发式到环佩翠翘，每一处

无不打点、整理四五遍。突然，她的手又触到了那枚用金镶好了的玉连环，心头一动，啊，元帝他可能早就看出自己是怀着死意上路的，所以他特意修好玉连环。元帝虽是昏庸无能之人，但他还是清楚番邦的实力绝非汉所能敌的，他更知道自己此去和番必定无法再返故土，他之所以约以三年五载，是为了打消自己的死意，为什么自己当时就没体会到他的拳拳之心呢？是的，他懦弱，他缺乏那种作为君王敢任天下事的勇气，但他爱自己毕竟是真摯的，自己的猜度是不是太过分了。

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色，昭君的心情开始混乱起来。死对于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子来说是太可怕了，结束一个生命毕竟不同于蜡烛的焚烧，更何况她似乎已经明白了元帝的心意。正当她徬徨无主的时候，只听番王大声呵道：“众将士，传下号令，大众起行，望北而去！”几乎同时，界河对岸鼓角齐鸣，胡笳声声，一派喜庆的喧闹。这声音催得她心慌意乱，终于，她的目光被案上放置的琵琶吸引住了。她抱起了琵琶，随手一抡，又拨出了那首《哀郢》起首的和弦。啊！三闾大夫，昭君的心情慢慢地稳定了下来，她一边弹拨，一边走了出来，一种悲哀肃穆的气氛立刻笼罩了界河的两岸，那一片喧闹声渐渐地歇息下来。

昭君的眉似皱非皱，昭君的眼波似忧未忧，但昭君知道自己的容光已经震惊了所有的人。她轻轻地对正痴呆入迷地看着她的呼韩邪单于说：“大王，请借我一杯酒望南浇奠，辞了汉家，便可长行而去。”

番王猛地回过神来，虽然他听不懂昭君的话，却明白她的意思，连忙亲手斟上一杯马奶子酸酒。

昭君将酒缓缓地洒向南方，这洁白醇香的奶酒多像是故国母亲的乳汁啊！昭君尽力地踮起脚尖，以求能望得更远些，以求能看透长安的浮云，故乡的薄雾。

呼韩邪单于微笑地拉了拉昭君的衣袖，意在告诉她快些上路渡过界河。

昭君微微地点了点头，突然拥身而起，扑向了滚滚的界河。呼韩邪单于伸手向前扑出几步，抢救不及，只见界河涌起了几个漩涡，随即又平复如初了。

“大王，”毛延寿慌忙赶上前来，屈膝又展开一幅美人图说：“这是汉元帝的冯昭仪，比昭君更美……”

呼韩邪单于的眼里喷出被人作弄后，因难堪而产生的愤怒，良久良久，才冷冷地说：“现在汉元帝一定很想见你。来人！”

“在！”几个骠悍的侍卫奔了过来。

“将毛延寿拿下，押回长安，解送汉朝处治！”

“哗哗！”界河发出巨大的欢声，流向了大海。

长安城的秋天，常常刮着漫天的西风，飞舞的黄叶，不时飘进汉元帝常住的

宫中来，跟昭君分别已有不少日子了，然而元帝总是吃不香，睡不好。冯昭仪想乘机博取元帝的宠爱，可是她俗不可耐的谈吐，使元帝大为反感。倒是傅昭仪聪明，仅在一旁冷冷地窥测着皇上的意向。

那只产自百粤的能言鸟儿，看见每天给它添食的换成了傅昭仪，竟不肯再吃东西，几天后就死掉了。元帝更添了几分忧愁，常常在深夜里，披衣而起，对着昭君的画像坐到天明。

又是一个愁人的黄昏，眼前那盆大立菊，在萧瑟的秋风中，有的已经开始枯萎了，枯萎的花朵变成一团一团的垂在枝头上。这令元帝又想起了昭君说过的话：“菊花最贞洁，它宁可抱恨枝头死，也不愿随意嫁清风。”汉元帝深知昭君有菊花般的品质，有外柔内刚的性格，此去塞北，必无生还。因此，他特别的悔恨、悲伤。元帝慢慢地扫视着这个房间，悄悄地走遍每一个角落，缓缓地抚摸着每件昭君用过的家具、器皿。过去，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，而今人去楼空，元帝多么希望能在这儿找见昭君的痕迹，嗅到昭君的芳泽，幻化出昭君的情影啊！

“来人，添些香来，朕今晚就在此处歇息。”元帝吩咐道。看到小黄门添足了香兽（将香料压成动物形状，放在铜鼎中焚烧），一时间，香烟缭绕，昭君的画像也变得朦朦胧胧的了。似水般的凉风，浸人肌骨，如霜般的月华，洒满了窗前空地，使那弥漫在宫中的烟雾变得像洒了一天的银粉一样耀眼，那颜色分明是梦的境界，充满了诗的韵味。

北风里，送来了阵阵音乐。啊，这不是琵琶声吗？弹的是什么曲调？很久没有听到这样使人心恬静的声音了。烟雾中，一个人影随风而来，那轻蹙的娥眉，明净的秋波，飘移的莲步，宛然正是朝思暮想的昭君。元帝完全怔住了，他努力回忆她过去的浅笑、薄羞、轻愁、欢乐种种神态，但全然没有眼前的这种仙姿神貌。惊喜之余，元帝忍不住呼出声来：“明妃娘娘，想煞寡人了。”不料，这声音连自己都听不见，他忙伸手去拉她，手却无法抬得动。

昭君微微一笑，将手放到元帝的脸上摩挲着，吐气如兰，柔声说：“陛下近日瘦损了许多，原该多加保重才是。”

“娘娘，娘娘！”元帝好似生怕又会失掉昭君似的，忙伸出一只手揽住了她的腰，她的腰仍是那样柔软，虽然身体似乎有点儿随风飘移，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。元帝立刻又用另一只手环抱着她的腰肢，凑在她耳边低声说：“娘娘想朕吗？”

昭君拿出那玉连环，放在元帝手中，低首答道：“永不弃，长相随。”她的脸在不知何时燃起的烛火下羞红了，这种娇艳真使元帝神思荡漾。

恰在这时，一个粗大的声音响起：“王昭君，如何趁我睡了逃回汉宫，快快跟我回去！”

“大胆狂徒，怎敢在朕宫中如此无礼！”元帝勃然大怒。然而，那番人却不理会，只管拖了昭君就走。

“娘娘，娘娘……”元帝猛然坐了起来，触手无物，便慌慌张张地叫了几声，几名小太监忙从外面跑了进来。

一只孤雁在夜空中哀叫着，带着一团黑影掠窗而过。这讨厌的扁毛畜生竟将我的好梦打破了。元帝一肚子的情话没能说完。心里恨透了这只雁儿，决定令人除掉它。

雁儿似乎知道元帝的意图，又哀鸣起来，在静夜里，显得格外悲凉、凄惨，那颤抖的音律撞击着汉元帝的心弦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。元帝的思绪又波动起来。“雁儿啊，可是那塞外北国的硬弓强翎，将你的伙伴射落？可知我同你一样，也是孤零零的呀！”汉元帝郁积了多日的烦闷终于找到了倾吐的方式。

鸿雁哀哀地又应了几声。

“啊，你是说昭君还活着？”汉元帝想到了降番的李陵，这样活着不就是行尸走肉么？那昭君……“唉，还说雁过留声，留下这种声音，罢、罢、罢！你快去吧！”元帝的脑海里此刻之间又掀起了巨大的波浪。

“陛下，不要思虑过多，龙体要保重呀！”石显拍马溜须地跪下来，做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说。

汉元帝没有再出声了，但心底却暗暗地想道，昭君如不能死节，则我大汉的脸面将往何处放啊！

天明了，五鹿充宗越班奏道：“王昭君死节界河，番王呼韩邪单于令人将奸贼毛延寿送回，愿与我大汉和好如初，伏候圣旨。”

汉元帝一怔，立刻吩咐：“将毛延寿斩首，用其首奠祭明妃。”

直到此刻，元帝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是放了下来。

剧作者小传

马致远,号东篱,大都(今北京市)人,生卒年不详,是元代剧坛前期与关汉卿、白朴并称的重要作家。曾做过江浙省务提举。仕途的黑暗与元蒙贵族集团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,使他在不满现实的同时,接受了道教思想的影响,走向消极遁世。晚年隐居。马致远是元贞书会的中坚人物,曾与艺人花李郎等合撰杂剧《黄粱梦》;所作杂剧今知有十五种,仅存六种,其中《破幽梦孤雁汉宫秋》最为杰出。其他作品,多写神仙道化,价值不高。

戏剧原文

楔子

〔冲末扮番王引部落上，诗云〕毡帐秋风迷宿草，穹庐夜月听悲笳。控弦百万为君长，款塞称藩属汉家。某乃呼韩耶单于是也。若论俺家世：久居朔漠，独霸北方。以射猎为生，攻伐为事。文王曾避俺东徙，魏绛曾怕俺讲和。獯鬻桀狁，逐代易名，单于可汗，随时称号。当秦汉交兵之时，中原有事；俺国强盛，有控弦甲士百万。俺祖公公冒顿单于，围汉高帝于白登七日。用娄敬之谋，两国讲和，以公主嫁俺国中。至惠帝、吕后以来，每代必循故事，以宗女归俺番家。宣帝之世，我众兄弟争立不定，国势稍弱。今众部落立我为呼韩耶单于，实是汉朝外甥。我有甲士十万，南移近塞，称藩汉室。昨曾遣使进贡，欲请公主，未知汉帝肯寻盟约否？今日天高气爽，众头目每向沙堤射猎一番，多少是好。正是：番家无产业，弓矢是生涯。〔下〕〔净扮毛延寿上，诗云〕为人雕心雁爪，做事欺大压小；全凭谄佞奸贪，一生受用不了。某非别人，毛延寿的便是。见在汉朝驾下，为中大夫之职，因我百般巧诈，一味谄谀，哄的皇帝老头儿十分欢喜，言听计从。朝里朝外，那一个不敬我，那一个不怕我。我又学的一个法儿，只是教皇帝少见儒臣，多昵女色，我这宠幸，才得牢固。道犹未了，圣驾早上。〔正末扮汉元帝引内官宫女上，诗云〕嗣传十叶继炎刘，独掌乾坤四百州。边塞久盟和议策，从今高枕已无忧。某，汉元帝是也。俺祖高皇帝，奋布衣，起丰沛，灭秦屠项，挣下这等基业，传到朕躬，已是十代。自朕嗣位以来，四海晏然，八方宁静。非朕躬有德，皆赖众文武扶持，自先帝晏驾之后，宫女尽放出宫去了。今后宫寂寞，如何是好？〔毛延寿云〕陛下，田舍翁多收十斛麦，尚欲易妇；况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合无遣官遍行天下，选择室女，不分王侯宰相军民人家，但要十五以上，二十以下者，容貌端正，尽选将来，以充后宫，有何不可？〔驾云〕卿说的是，就加卿为选择使，赍领诏书一通，遍行天下刷选，将选中者各图形一轴送来，朕按图临幸。待卿成功回时，别有区处。〔唱〕

【仙吕·赏花时】四海平安绝士马，五谷丰登没战伐，寡人待刷室女选宫娃。你避不的驱驰困乏，看那一个合属俺帝王家。〔下〕

第一折

〔毛延寿上，诗云〕大块黄金任意挝，血海王条全不怕；生前只要有钱财，死后那管人唾骂。某，毛延寿，领着大汉皇帝圣旨，遍行天下，刷选室女，已选勾九十九名；各家尽肯馈送，所得金银，却也不少。昨日来到成都秭归县，选得一人，乃是王长者之女，名唤王嫱，字昭君。生得光彩射人，十分艳丽，真乃天下绝色。争奈他本是庄农人家，无大钱财。我问他要百两黄金，选为第一。他一则说家道贫穷，二则倚着他容貌出众，全然不肯。我本待退了他，〔做忖科，云〕不要，倒好了他。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。只把美人图点上些破绽，到京师必定发入冷宫，教他受苦一世。正是：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〔下〕〔正旦扮王嫱引二宫女上，诗云〕一日承宣入上阳，十年未得见君王；良宵寂寂谁来伴，惟有琵琶引兴长。妾身王嫱，小字昭君，成都秭归人也。父亲王长者，平生务农为业。母亲生妾时，梦月光入怀，复坠于地，后来生下妾身。年长一十八岁，蒙恩选充后宫。不想使臣毛延寿，问妾身索要金银，不曾与他，将妾影图点破，不曾得见君王，现今退居永巷。妾身在家颇通丝竹，弹得几曲琵琶。当此夜深孤闷之时，我试理一曲消遣咱。〔做弹科〕〔驾引内官提灯上，云〕某汉元帝，自从刷选室女入宫，多有不曾宠幸，煞是怨望咱。今日万机稍暇，不免巡宫走一遭，看那个有缘的，得遇朕躬也呵。〔唱〕

【仙吕·点绛唇】车碾残花，玉人月下吹箫罢。未遇宫娃，是几度添白发。

【混江龙】料必他珠帘不挂，望昭阳一步一天涯。疑了些无风竹影，恨了些有月窗纱。他每见弦管声中巡玉辇，恰便似斗牛星畔盼浮槎。〔旦做弹科〕〔驾云〕是那里弹的琵琶响？〔内官云〕是。〔正未唱〕是谁人偷弹一曲，写出嗟呀？〔内官云〕快报去接驾。〔驾云〕不要。〔唱〕莫便要忙传圣旨，报与他家。我则怕乍蒙恩把不定心儿怕，惊起宫槐宿鸟，庭树栖鸦。

〔云〕小黄门，你看是那一宫的宫女弹琵琶，传旨去教他来接驾，不要惊唬着他。〔内官报科，云〕兀那弹琵琶的，是那位娘娘？圣驾到来，急忙迎接者！〔旦趋接科〕〔驾唱〕

【油葫芦】怨无罪，吾当亲问咱。这里属那位下？休怪我不曾来往乍行踏。我特来填还你这泪搵湿鲛绡帕，温和你露冷透凌波袜。天生下这艳姿，合是我宠幸他。今宵画烛银台下，剥地管喜信爆灯花。

〔云〕小黄门，你看那纱笼内烛光越亮了，你与我挑起来看咱。〔唱〕

【天下乐】和他也弄着精神射绛纱，卿家，你觑咱，则他那瘦岩岩影儿可喜杀。〔旦云〕妾身早知陛下驾临，只合远接；接驾不早，妾该万死。〔驾唱〕迎头儿称妾身，满口儿呼陛下，必不是寻常百姓家。

〔云〕看了他容貌端正，是好女子也呵！〔唱〕

【醉中天】将两叶赛宫样眉儿画，把一个宜梳裹脸儿搽，额角香钿贴翠花，一

笑有倾城价。若是越勾践姑苏台上见他，那西施半筹也不纳，更敢早十年败国亡家。

〔云〕你这等模样出众，谁家女子？〔旦云〕妾姓王名嫱，字昭君，成都秭归县人。父亲王长者，祖父以来，务农为业。间阎百姓，不知帝王家礼度。〔驾唱〕

【金盏儿】我看你眉扫黛，鬓堆鸦，腰弄柳，脸舒霞，那昭阳到处难安插，谁问你一犁两坝做生涯。也是你君恩留枕簟，天教雨露润桑麻。既不沙，俺江山千万里，直寻到茅舍两三家。

〔云〕看卿这等体态，如何不得近幸？〔旦云〕当初选时，使臣毛延寿索要金银，妾家贫寒无凑，故将妾眼下点成破绽，因此发入冷宫。〔驾云〕小黄门，你取那影图来看。〔黄门取图看科〕〔驾唱〕

【醉扶归】我则问那待诏别无话，却怎么这颜色不加搽？点得这一寸秋波玉有瑕。端的是卿眇目，他双瞎？便宣的八百姻娇比并他，也未必强如俺娘娘带破赚丹青画。

〔云〕小黄门，传旨说与金吾卫，便拿毛延寿斩首报来。〔旦云〕陛下，妾父母在成都，见隶民籍，望陛下恩典宽免，量与些恩荣咱。〔驾云〕这个煞容易。〔唱〕

【金盏儿】你便晨挑菜，夜看瓜，春种谷，夏浇麻，情取棘针门粉壁上除了差法。你向正阳门改嫁的倒荣华。俺官职颇高如村社长，这宅院刚大似县官衙。谢天地可怜穷女婿，再谁敢欺负俺丈人家！

〔云〕近前来听寡人旨，封你做明妃者。〔旦云〕量妾身怎生消受的陛下恩宠！〔做谢恩科〕〔驾唱〕

【赚煞】且尽此宵情，休问明朝话。〔旦云〕陛下明朝早早驾临，妾这里候驾。〔驾唱〕到明日，多管是醉卧在昭阳御榻。〔旦云〕妾身贱微，虽蒙恩宠，怎敢望与陛下同榻？〔驾唱〕休烦恼，吾当且是耍，斗卿来便当真假。恰才家攀路儿熟滑，怎下的真个长门再不踏？明夜里西宫阁下，你是必悄声儿接驾；我则怕六宫人攀例拨琵琶。〔下〕

〔旦云〕驾回了也，左右且掩上宫门，我睡些去。〔下〕

第二折

〔番王引部落上，云〕某呼韩单于，昨遣使臣款汉，请嫁公主与俺；汉皇帝以公主尚幼为辞，我心中好不自在。想汉家宫中，无边宫女，就与俺一个，打甚不紧？直将使臣赶回。我欲待起兵南侵，又恐怕失了数年和好。且看事势如何，别做道理。〔毛延寿上，云〕某毛延寿，只因刷选宫女，索要金银，将王昭君美人图点破，送入冷宫。不想皇帝亲幸，问出端的，要将我加刑。我得空逃走了，无处投奔。左右是左右，将着这一轴美人图，献与单于王，着他按图索要，不怕

汉朝不与他。走了数日，来到这里，远远的望见人马浩大，敢是穹庐也。〔做问科，云〕头目，你启报单于王知道，说汉朝大臣来投见哩。〔卒报科〕〔番王云〕着他过来。〔见科，云〕你是什么人？〔毛延寿云〕某是汉朝中大夫毛延寿。有我汉朝西宫阁下美人王昭君，生得绝色。前者大王遣使求公主时，那昭君情愿请行；汉主舍不的，不肯放来。某再三苦谏，说：“岂可重女色，失两国之好？”汉主倒要杀我。某因此带了这美人图献与大王。可遣使按图索要，必然得了也。这就是图样。〔进上看科〕〔番王云〕世间那有如此女人！若得他做阏氏，我愿足矣。如今就差一番官，率领部从，写书与汉天子，求索王昭君，与俺和亲。若不肯与，不日南侵，江山难保。就一壁厢引控甲士，随地打猎，延入塞内，侦察动静，多少是好。〔下〕〔旦引宫女上，云〕妾身王墙，自前日蒙恩临幸，不觉又旬月。主上昵爱过甚，久不设朝。闻的今日升殿去了，我且向妆台边梳妆一会，收拾齐整，只怕驾来好伏侍。〔做对镜科〕〔驾上云〕自从西宫阁下，得见了王昭君，使朕如痴似醉，久不临朝。今日方才升殿，等不的散了，只索再到西宫看一看去。〔唱〕

【南吕·一枝花】四时雨露匀，万里江山秀。忠臣皆有用，高枕已无忧。守着那皓齿星眸，争忍的虚白昼。近新来染得些证候，一半儿为国忧民，一半儿愁花病酒。

【梁州第七】我虽是见宰相，似文王施礼；一头地离明妃，早宋玉悲秋。怎禁他带天香着莫定龙衣袖！他诸馀可爱，所事儿相投；消磨人幽闷，陪伴我闲游；偏宜向梨花月底登楼，芙蓉烛下藏阁。体态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温柔，姻缘是五百载该拨下的配偶，脸儿有一千般说不尽的风流。寡人乞求，他左右，他比那落伽山观自在无杨柳，见一面得长寿。情系人心早晚休，则除是雨歇云收。

〔做望见科，云〕且不要惊着他，待朕悄地看咱。〔唱〕

【隔尾】恁的般长门前抱怨的宫娥旧，怎知我西宫下偏心儿梦境熟。爱他晚妆罢，描不成，画不就，尚对菱花自羞。〔做到旦背后看科〕〔唱〕我来到这妆台背后，元来广寒殿嫦娥，在这月明里有。

〔旦做见接驾科〕〔外扮尚书，丑扮常侍上，诗云〕调和鼎鼐理阴阳，秉轴持钧政事堂，只会中书陪伴食，何曾一日为君王。某尚书令五鹿充宗是也。这个是内常侍石显。今日朝罢，有番国遣使来索王墙和番，不免奏驾。来到西宫阁下，只索进去。〔做见科，云〕奏的我主得知：如今北番呼韩单于差一使臣前来，说毛延寿将美人图献与他，索要昭君娘娘和番，以息刀兵；不然，他大势南侵，江山不可保矣。〔驾云〕我养军千日，用军一时。空有满朝文武，那一个与我退的番兵！都是些畏刀避箭的，恁不去出力，怎生教娘娘和番？〔唱〕

【牧羊关】兴废从来有，干戈不肯休。可不食君禄，命悬君口。太平时、卖你宰相功劳，有事处、把俺佳人递流。你们干请了皇家俸，着甚的分破帝王忧？那壁厢锁树的怕弯着手，这壁厢攀栏的怕颠破了头。

〔尚书云〕他外国说陛下宠昵王墙，朝纲尽废，坏了国家。若不与他，兴兵吊伐。臣想纣王只为宠妲己，国破身亡，是其鉴也。〔驾唱〕

【贺新郎】俺又不曾彻青霄高盖起摘星楼；不说他伊尹扶汤，则说那武王伐

纣。有一朝身到黄泉后，若和他留侯留侯厮遘，你可也羞那不着？您卧重茵，食列鼎，乘肥马，衣轻裘。您须见舞春风嫩柳宫腰瘦，怎下的教他环佩影摇青冢月，琵琶声断黑江秋！

〔尚书云〕陛下，咱这里兵甲不利，又无猛将与他相持，倘或疏失，如之奈何？望陛下割恩与他，以救一国生灵之命。〔驾唱〕

【斗虾蟆】当日个谁展英雄手，能枭项羽头，把江山属俺炎刘？——全亏韩元帅九里山前战斗，十大功劳成就。恁也丹墀里头，枉被金章紫绶；恁也朱门里头，都宠着歌衫舞袖。恐怕边关透漏，殃及家人奔骤。似箭穿着雁口，没个人敢咳嗽。吾当傴僂，他也、他也红妆年幼，无人搭救。昭君共你每有什么杀父母冤仇？休、休，少不的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！我呵，空掌着文武三千队，中原四百州；只待要割鸿沟。陡恁的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！

〔常侍云〕见今番使朝外等宣。〔驾云〕罢罢罢！教番使临朝来。〔番使入见科，云〕呼韩耶单于差臣南来奏大汉皇帝：北国与南朝自来结亲和好；曾两次差人求公主不与。今有毛延寿，将一美人图献与俺单于。特差臣来，单索昭君为阏氏，以息两国刀兵。陛下若不从，俺有百万雄兵，刻日南侵，以决胜负，伏望圣鉴不错。〔驾云〕且教使臣馆驿中安歇去。〔番使下〕〔驾云〕您众文武商量，有策献来，可退番兵，免教昭君和番。大抵是欺娘娘软善，若当时吕后在日，一言之出，谁敢违拗！若如此，久已后也不用文武，只凭佳人平定天下便了！〔唱〕

【哭皇天】你有甚事疾忙奏，俺无那鼎镬边滚热油。我道您文臣安社稷，武将定戈矛。您只会文武班头，山呼万岁，舞蹈扬尘，道那声诚惶顿首。如今阳关路上，昭君出塞；当日未央宫里，女主垂旒。文武每，我不信你敢差排吕太后。枉以后，龙争虎斗，都是俺鸾交凤友。

〔旦云〕妾既蒙陛下厚恩，当效一死，以报陛下。妾情愿和番，得息刀兵，亦可留名青史。但妾与陛下闺房之情，怎生抛舍也！〔驾云〕我可知舍不的卿哩！〔尚书云〕陛下割恩断爱，以社稷为念，早早发送娘娘去罢。〔驾唱〕

【乌夜啼】今日嫁单于，宰相休生受。早则俺汉明妃有国难投。它那里黄云不出青山岫。投至两处凝眸，盼得一雁横秋。单注着寡人今岁揽闲愁。王嫱这运添憔悴，翠羽冠，香罗绶，都做了锦蒙头暖帽，珠络缝貂裘。

〔云〕卿等今日先送明妃到驿中，交付番使，待明日朕亲出灞陵桥，送饯一杯去。〔尚书云〕只怕使不的，惹外夷耻笑。〔驾云〕卿等所言，我都依着。我的意思，如何不依？好歹去送一送，我一会家只恨毛延寿那厮！〔唱〕

【三煞】我则恨那忘恩咬主贼禽兽，怎生不画在凌烟阁上头？紫台行都是俺手里的众公侯，有那桩儿不共卿谋，那件儿不依卿奏？争忍教第一夜梦迤逗，从今后不见长安望北斗，生扭做织女牵牛！

〔尚书云〕不是臣等强逼娘娘和番，奈番使定名索取；况自古以来，多有因女色败国者。

〔驾唱〕

【二煞】虽然似昭君般成败都皆有，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！情知他怎收那膘满的紫骝。往常时翠轿香兜，兀自倦朱帘揭绣，上下处要成就。谁承望月自空明水自流，恨思悠悠。

〔旦云〕妾身这一去，虽为国家大计，争奈舍不的陛下！〔驾唱〕

【黄锺尾】怕娘娘觉饥时吃一块淡淡盐烧肉，害渴时喝一杓儿酪和粥。我索折一枝断肠柳，饯一杯送路酒。眼见得赶程途，趁宿头，痛伤心，重回首，则怕他望不见凤阁龙楼，今夜且则向灞陵桥畔宿。〔下〕

第三折

〔番使拥旦上，奏胡乐科，旦云〕妾身王昭君，自从选入宫中，被毛延寿将美人图点破，送入冷宫；甫能得蒙恩幸，又被他献与番王形像。今拥兵来索，待不去，又怕江山有失；没奈何将妾身出塞和番。这一去，胡地风霜，怎生消受也！自古道：“红颜胜人多薄命，莫怨春风当自嗟。”〔驾引文武内官上，云〕今日灞桥饯送明妃，却早来到也。〔唱〕

【双调·新水令】锦貂裘生改尽汉宫妆，我则索看昭君画图模样。旧恩金勒短，新恨玉鞭长。本是对金殿鸳鸯，分飞翼，怎承望！

〔云〕您文武百官计议，怎生退了番兵，免明妃和番者。〔唱〕

【驻马听】宰相每商量，大国使还朝多赐赏。早是俺夫妻悒快，小家儿出外也摇装。尚兀自渭城衰柳助凄凉，共那灞桥流水添惆怅。偏您不断肠，想娘娘那一天愁都撮在琵琶上。

〔做下马科〕〔与旦打悲科〕〔驾云〕左右慢慢唱者，我与明妃饯一杯酒。〔唱〕

【步步娇】您将那一曲阳关休轻放，俺咫尺如天样，慢慢的捧玉觞。朕本意待尊前挨些时光，且休问劣了宫商，您则与我半句儿俄延着唱。

〔番使云〕请娘娘早行，天色晚了也。〔驾唱〕

【落梅风】可怜俺别离重，你好是归去的忙。寡人心先到他李陵台上？回头儿却才魂梦里想，便休题贵人多忘。

〔旦云〕妾这一去，再何时得见陛下？把我汉家衣服都留下者。〔诗云〕正是：今日汉宫人，明朝胡地妾；忍着主衣裳，为人作春色！〔留衣服科〕〔驾唱〕

【殿前欢】则什么留下舞衣裳，被西风吹散旧时香。我委实怕宫车再过青苔巷，猛到椒房，那一会想菱花镜里妆，风流相，兜的又横心上。看今日昭君出塞，几时似苏武还乡？

〔番使云〕请娘娘行罢，臣等来多时了也。〔驾云〕罢罢罢！明妃，你这一去，休怨朕躬也。

〔做别科，驾云〕我那里是大汉皇帝！〔唱〕

【雁儿落】我做了别虞姬楚霸王，全不见守玉关征西将。那里取保亲的李左车，送女客的萧丞相？

〔尚书云〕陛下不必挂念。〔驾唱〕

【得胜令】他去也不沙架海紫金梁，枉养着那边庭上铁衣郎。您也要左右人扶持，俺可甚糟糠妻下堂！您但提起刀枪，却早小鹿儿心头撞。今日央及煞娘娘，怎做的男儿当自强！

〔尚书云〕陛下，咱回朝去罢。〔驾唱〕

【川拨棹】怕不待放丝缰，咱可甚鞭敲金镫响。你管燮理阴阳，掌握朝纲，治国安邦，展土开疆；假若俺高皇，差你个梅香，背井离乡，卧雪眠霜，若是他不恋恁春风画堂，我便官封你一字王。

〔尚书云〕陛下，不必苦死留他，着他去了罢。〔驾唱〕

【七弟兄】说什么大王、不当、恋王嬙，兀良！怎禁他临去也回头望。那堪这散风雪旌节影悠扬，动关山鼓角声悲壮。

【梅花酒】呀！俺向着这迥野悲凉。草已添黄，兔早迎霜。犬褪得毛苍，人搠起纓枪，马负着行装，车运着糒粮，打猎起围场。他、他、他，伤心辞汉主；我、我、我，携手上河梁。他部从入穷荒；我銮舆返咸阳。返咸阳，过宫墙；过宫墙，绕回廊；绕回廊，近椒房；近椒房，月昏黄；月昏黄，夜生凉；夜生凉，泣寒螿；泣寒螿，绿纱窗；绿纱窗，不思量！

【收江南】呀！不思量，除是铁心肠；铁心肠，也愁泪滴千行。美人图今夜挂昭阳，我那里供养，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。

〔尚书云〕陛下，回銮罢，娘娘去远了也。〔驾唱〕

【鸳鸯煞】我索大臣行说一个推辞谎，又则怕笔尖儿那伙编修讲。不见他花朵儿精神，怎趁那草地里风光？唱道伫立多时，徘徊半晌，猛听的塞雁南翔，呀呀的声嘹亮，却原来满目牛羊，是兀那载离恨的毡车半坡里响。〔下〕

〔番王引部落拥昭君上，云〕今日汉朝不弃旧盟，将王昭君与俺番家和亲。我将昭君封为宁胡阙氏，坐我正宫。两国息兵，多少是好。众将士，传下号令，大众起行，望北而去。〔做行科〕〔旦问云〕这里甚地面了？〔番使云〕这是黑江，番汉交界去处。南边属汉家，北边属我番国。〔旦云〕大王，借一杯酒望南浇奠，辞了汉家，长行去罢。〔做奠酒科，云〕汉朝皇帝，妾身今生已矣，尚待来生也。〔做跳江科〕〔番王惊救不及，叹科，云〕嗨！可惜，可惜！昭君不肯入番，投江而死。罢罢罢！就葬在此江边，号为青冢者。我想来，人也死了，枉与汉朝结下这般仇隙，都是毛延寿那厮搬弄出来的。把都儿，将毛延寿拿下，解送汉朝处治，我依旧与汉朝结和，永为甥舅，却不是好？〔诗云〕则为他丹青画误了昭君，背汉主暗地私奔；将美人图又来哄我，要索取出塞和亲。岂知道投江而死，空落的一见消魂。似这等奸邪逆贼，留着他终是祸根；不如送他

去汉朝哈喇，依还的甥舅礼，两国长存。〔下〕

第四折

〔驾引内官上，云〕自家汉元帝，自从明妃和番，寡人一百日不曾设朝。今当此夜景萧索，好生烦恼。且将这美人图挂起，少解闷怀也呵。〔唱〕

【中吕·粉蝶儿】宝殿凉生，夜迢迢六宫人静。对银台一点寒灯，枕席间，临寝处，越显的吾身薄幸。万里龙廷，知他宿谁家一灵真性。

〔云〕小黄门，你看炉香尽了，再添上些香。〔唱〕

【醉春风】烧尽御炉香，再添黄串饼。想娘娘似竹林寺，不见半分形；则留下这个影、影。未死之时，在生之日，我可也一般恭敬。

〔云〕一时困倦，我且睡些儿。〔唱〕

【叫声】高唐梦，苦难成。那里也爱卿、爱卿，却怎生无些灵圣？偏不许楚襄王枕上雨云情。

〔做睡科〕〔旦上，云〕妾身王嫱，和番到北地，私自逃回。兀的不是我主人！陛下，妾身来了也。〔番兵上，云〕恰才我打了个盹，王昭君就偷走回去了。我急急赶来，进的汉宫，兀的不是昭君！〔做拿旦下〕〔驾醒科，云〕恰才见明妃回来，这些儿如何就不见了。〔唱〕

【剔银灯】恰才这搭儿单于王使命，呼唤俺那昭君名姓；偏寡人唤娘娘不肯灯前应，却原来是画上的丹青。猛听得仙音院，凤管鸣，更说甚箫韶九成。

【蔓青菜】白日里无承应，教寡人不曾一觉到天明，做的个团圆梦境。〔雁叫科，唱〕却原来雁叫长门两三声，怎知道更有个人孤另！

〔雁叫科〕〔唱〕

【白鹤子】多管是春秋高，筋力短；莫不是食水少，骨毛轻？待去后，愁江南网罗宽；待向前，怕塞北雕弓硬。

【么篇】伤感似替昭君思汉主，哀怨似作薤露哭田横，凄怆似和半夜楚歌声，悲切似唱三叠阳关令。

〔雁叫科〕〔云〕则被那泼毛团叫的凄楚人也。〔唱〕

【上小楼】早是我神思不宁，又添个冤家缠定。他叫得慢一会儿，紧一声儿，和尽寒更。不争你打盘旋，这搭里同声相应，可不差讹了四时节令？

【么篇】你却待寻子卿、觅李陵。对着银台，叫醒咱家，对影生情。则俺那远乡的汉明妃，虽然薄命，不见你个泼毛团，也耳根清净。

〔雁叫科〕〔云〕这雁儿呵。〔唱〕

【满庭芳】又不是心中爱听，大古似林风瑟瑟，岩溜泠泠。我只见山长水远天

如镜,又生怕误了你途程。见被你冷落了潇湘暮景,更打动我边塞离情。还说甚雁过留声,那堪更瑶阶夜永,嫌杀月儿明!

〔黄门云〕陛下省烦恼,龙体为重。〔驾云〕不由我不烦恼也。〔唱〕

【十二月】休道是咱家动情,你宰相每也生憎。不比那雕梁燕语,不比那锦树莺鸣。汉昭君离乡背井,知他在何处愁听?

〔雁叫科〕〔唱〕

【尧民歌】呀呀的飞过蓼花汀,孤雁儿不离了凤凰城。画檐间铁马响丁丁,宝殿中御榻冷清清,寒也波更,萧萧落叶声,烛暗长门静。

【随煞】一声儿绕汉宫,一声儿寄渭城,暗添人白发成衰病,直恁的吾家可也劝不省。

〔尚书上云〕今日早朝散后,有番国差使命绑送毛延寿来,说因毛延寿叛国败盟,致此祸衅。今昭君已死,情愿两国讲和。伏候圣旨。〔驾云〕既如此,便将毛延寿斩首,祭献明妃。着光禄寺大排筵席,犒赏来使回去。〔诗云〕叶落深宫雁叫时,梦回孤枕夜相思;虽然青冢人何在,还为蛾眉斩画师。

题目 沉黑江明妃青冢恨

正名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